

金粉世家

張恨水著

第五集



不
准
翻
印

社會香豔小說

金粉世家第五集

全一冊 定價大洋

著 作 者 張 恨 水

印 刷 者 上 海 東 亞 書 店

發 行 者 上 海 東 亞 書 店

1934年出版

五集金粉世家目次

第七十六回

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

風雲不測一醉泰山頽

第七十七回

百藥已無靈中西雜進

一瞑終不視老幼同哀

第七十八回

不惜鋪張慎終成大典

慢云長厚殉節見真情

第七十九回

蒼莽前途病床談事業

淒涼小院雨夜憶家山

第八十回

發奮笑空勞尋書未讀

理財謀悉據借箸高談

第八十一回

飛鳥投林夜窗聞憤語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車

第八十二回

匣劍帷燈是非身外事

素車白馬冷熱個中人

第八十三回

對簿理家財羣雛失望

當堂爭遺產一母傷心

第八十四回

得失愛何曾憤來逐鹿

逍遙哀自己喪後遊園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優伶不虧好友

紅顏計柴米貽笑方家

第八十六回

白玉錫佳名二花爭豔

黃金供濫用一客無愁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鄉偏房興去志

忽翻陳案記室背崇恩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羣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

第八十九回

臨榻看新孫難言此隱

懷金窺上客顧爲誰容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預告

懷詩忽解脫對月長嗟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殘文留舊跡

衣衫刺目烈火滅餘痕

第九十三回

伏枥染重疴母懷戚戚
半夜馳車媿婉談浮海

傳箋聊一顧郎趾忽忽
清晨破鏡淒涼卜下場

第七十六回 聲色無邊羣居春夜短 風雲不測一醉泰山頹

只在這時，院子裏一陣喧嘩，劉寶善朱逸士趙孟元三個人一同進來了。鶴蓀劈頭一句便道：老劉，你今天有一件事失於檢點，劉寶善聽說，站着發楞，臉色就是一變。鶴蓀道，老七的少奶奶今天生日，你怎麼也不去敷衍一陣。劉寶善笑道：我的二爺，你說話太故甚其詞，真嚇了我一跳。說完這一句話，才將頭上的帽子摘下來，朱逸士笑道：二爺，你有所不知，人家成了驚弓之鳥了。還架得住你說失於檢點這一句話嗎？鶴蓀笑道：你們一說笑話，就不管輕重，真把劉二爺看得那樣不值錢，爲了上次那點小事，就惶恐到這樣子。劉寶善將肩膀抬了一抬笑道：二哥，你別把高帽子給我戴，我到現在爲止，心裏可真是有點不安呢。今天七少奶奶壽辰，我並不是不知道，可是我就怕碰到了總理，問起我的話來，我沒有話去回答。衙門裏的事，現在我託了有病請着假，真得請你們哥兒幾位，給我打個圓場才好。鶴蓀見李二小姐在一邊含着微笑，自己很不願朋友失面子，便道：你在那裏喝了酒，說些無倫次的話，朱逸士趙孟元也很知鶴蓀的用意，連忙將別的言語，把這話扯開。朱逸士就問會美雲道：還有些什麼客沒到？我給你用電話催一催。會美雲笑道：你這話有點自負交際廣闊，凡是我的朋友，他們的電話，你都全知道，這還了得？不過這裏頭有兩個人你或者認識，就是王金玉和花玉仙。朱逸士笑道：了不得！這兩位和他們哥兒們的關係，你也知道嗎？你說我的交際廣闊，這樣看起來，實在還是你的交際廣闊，這件事，知道的人還不會多哩。花玉仙的電話……只這一句未完，院子裏有人接着答道：是六八九九，說這話的，正是花玉仙的嗓音，已是一路笑着進來了。王金玉

花玉仙兩個人，牽着手笑嘻嘻的走了進來。鶴蓀道：「今天晚上怎麼回事，提到誰，誰就來了。」花玉仙道：「倒有個人想來，你偏不提一提。鶴蓀便問是誰。花玉仙道：『我們來的時候，黃四如在我那裏，他很想來。可是他是不認識曾小姐，不好意思來。』曾美雲道：『那要什麼緊？只管來就是了。朋友還怕多嗎？』花老板，就請你打個電話，替我請一請。鶴蓀道：『那不大好吧？他是王二哥的人，只有他沒有王二哥，王二哥年紀輕，醋勁兒大，會惹是非的，王金玉道：『他們倆感情有那麼好，那就不錯了。四如倒真有點癡心，可是王二爺真看得淡極了，總不大理會他。』曾美雲道：『那個王二爺，不就是金三爺的令親嗎？我也認識的，那就把他也請上罷。』鶴蓀道：『你請多少客，還能夠添座。』曾美雲道：『除現在幾位之外，就是李瘦鶴和烏老二，原是預備臨時加上兩位，劉寶善聽說，便去打電話催請，花玉仙家到這裏不遠，首先一個便是黃四如到了。他一進來，就請花玉仙給他介紹兩位小姐，曾美雲見他異常的活潑，就拉着他的手笑道：『我爲了黃老板要來，把王二爺也請了，你想我這主人翁想的週到罷？』黃四如笑道：『曾小姐，你別聽人家的謠言，王二爺和我，也不過是一個極平常的朋友，他來不來，與我是沒有關係的。』鶴蓀笑道：『你這人，看去好像調皮，其實是過分的老實。我聽說你對王二爺感情不錯，可是王二爺對你很寡情，既是這樣，你應該造一個空氣才好，爲什麼反說你和王二爺沒有什麼關係。這樣一來，他是落得推個乾淨了。』老劉，我們可以做點好事，小王來了，我們給他拉攏拉攏。劉寶善笑道：『這個我是拿手，只要黃老板願意的話，……說着，望了黃四如。黃四如道：『劉二爺，你別瞧我，我總是樂意的，拉人交朋友，總是好心眼。』李倩雲聽了，向他點了點頭，笑道：『你說話很痛快，我就歡喜這樣的人。』黃四如看到李倩雲那樣子，似乎是個闊小姐，便借了這個機

會，和他坐在一處談話。一會子工夫，李瘦鶴來了，王幼春也來了，只有烏二小姐一個人了。曾美雲吩咐聽差不用等。在別一間小客廳裏開了席，請大家入座，劉寶善早預備席的次序，四週放了來賓的姓字片，將王黃二人安在隣席。王幼春不知道黃四如在這裏，進來之後也沒法子躲，就敷衍了幾句。黃四如也很自量，只和李倩雲說話。王幼春見李倩雲渾身都露着曲線美，臉上淡的胭脂，襯着深深的睫毛，眼睛微微低着看人，好像有點近視似的，越發的增了幾分媚態。他又不時的微笑，露出一嘴齊整的白牙來。王幼春只聞其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不覺多看幾眼。他只知道李倩雲小姐，和金家兄弟們有交情，却不知黃四如却和他好。現在看出來了，要想認識認識他，少不得還要走着黃四如的路子才好，因此把不理會黃四如的心事，要活動一點。這時入席見自己的位子和黃四如的位子相連，待要不願意，很顯然得罪他，得罪了他，怎能借着他和李倩雲去親近，因此只裝着模糊，大家按著名字入席，自己也就按了名字入席。黃四如坐下，拿起王幼春的杯筷，就用碟子底下的紙片來擦。王幼春笑道：你還和我來這一手。黃四如笑着輕輕的道：怎麼樣，巴結不上嗎？王幼春道：那有這樣的道理，你就說得我這人那樣不懂事？我是說我們不應該客氣。黃四如道：既不應該客氣，你就讓我動手得了，又說什麼呢？於是王幼春也就只好一笑了之。他二人說話，聲音是非常的細微，在棹的人，有聽見的，少不得向着他們笑。李倩雲道：大家笑，我可不笑朋友在一處，客氣一點，擦擦杯筷，這也不算什麼？因看見右手李瘦鶴的杯筷，還不會擦。便笑道：我也給你擦擦罷。說着。就把他面前的杯筷拿了起來擦。李瘦鶴只呵呵兩聲，連忙站了起來。一面用雙手接了過來道：真不敢當！真不敢當！口裏說着，眼睛又望了鶴蓀。劉寶善在對面看見，笑道：這樣一來

，我倒明白了一個典故，曉得書上說的受寵若驚，是一句什麼意思了。你瞧我們這李四爺。李瘦鶴笑道：你不是心裏覺着難受嗎？這一會子你的嘴又出來了。劉寶善道：不錯，我心裏是很難受。可是我這分子難受，也應該休息一會兒，若是老這樣難受下去，你猜我不會急死嗎？李瘦鶴笑道：你這話我倒贊成，我國真正的過渡時代，算咱們趕上了。在這隻破船裏，遇着這樣的大風大浪，咱們都是不知命在何時，幹嗎不樂上一樂？李倩雲已是把盃筷擦乾淨了，聽他這樣說，就伸手拍了他的脊梁道：你這話很通，我非常贊同。王幼春見李倩雲是這樣的開通，他想到：自己若是坐在李瘦鶴那個地方，就是不要什麼介紹，也未嘗不可以和他玩起來的，可惜事先不知道，要知道他這樣容易攀交情的，我就硬坐到那邊去，他心裏是這樣想着，眼睛少不得多看了李倩雲幾眼。李倩雲的眼光，偏是比平常人要銳利些。他便望着王幼春抿嘴一笑。這個時候，聽差斟過了一遍酒，大家勸着筷子吃菜，王幼春見李倩雲笑他，他就不住的夾了幾筷子咀嚼着，想把這一陣微笑敷衍過去。李倩雲笑道：二爺這人有點不老實，既然是看人家，就大大方方的看得了，幹嗎又要躲起來不好意思呢。這一說，不打緊，王幼春承認看人家是不好，不承認看人家也是不好，紅着臉只管笑着說沒有這話，沒有這話。心裏可就想着，這位小姐浪漫的聲名，我是聽到說過的，可不知道他是這樣敞開來說。趙孟元就道：李老五，我有一句話批評你，你可別見怪。李倩雲一偏頭道：說呀，你能說，我就能聽，我不知道什麼叫着見怪。趙孟元道：那我就說了。你這人開通，我是承認的。可是兩性之間，多少要含一點神秘的意味，那才感覺得有趣，若是像你這一樣，遇事都公開，大殺風景，譬如王老二，他偷看你，是賞鑒你的美。據你剛才那種表示，雖不能說是你歡迎他的偷看，可是不拒絕他偷看。你既不

是拒絕，口裏就別言語，或者給一點暗示也可以，那末，王老二對於你這分感情，那就不必提了。至少，他把你心事當啞謎猜，夠他猜一宿的了，你這一說，他首先不好意思再看你，或者還要誤會你故意揭他的短處，把他羨慕你的心事，至少也要減除一半，你把一個剛要成交的一個好朋友，兜頭澆了一盆涼水了。李倩雲且不答覆趙孟元，却反問王幼春道：老趙的話對嗎？你真怪我嗎？王幼春怎樣好說怪他，連說不不。李倩雲笑道：我不敢說我長得美，可是那一個女子，也樂意人家說他美的。要不然，女子擦粉抹胭脂，燙頭髮，穿高跟鞋爲着什麼？爲着自己照鏡子給自己看嗎？所以我並不反對人家看我的。在棹上的男賓除了王幼春而外，都鼓起掌來。趙孟元就向他伸了一個大拇指，笑道：你這種議論，總算公道，所有女子不肯說的話，你都說出來了。李倩雲笑道：你別瞧我歡喜鬧着玩，可是交朋友又是一件事。誰要願意和我交朋友，我嘴裏不說出來，心裏未常不明白。譬如王二爺他今天一見着我，就有和我交朋友的意思，不過初次見面，不好意思接近。其實社交公開年頭兒，那沒有關係，愛和誰交朋友，就和誰交朋友去。至於那個人願意不願意和你交朋友，那又是一個問題，就別管了。李瘦鶴道：這樣說，你願不願和王二爺交朋友？李倩雲道：在棹的人，誰要和女人交朋友，都有這意思，就算是發生了戀愛。這一點我不便直說。趙孟元拿了手上的筷子，輕輕的在棹子上一敲道：得！我們索興敞開來說。我問你，你和鶴蓀交情是不錯的了，究竟是朋友，是愛人呢？李倩雲倒不料他會問出這一句話來，不直說了，他們一定要批評自己還是不能硬到底。果然直說了，又怕會對不住曾美雲。先望着鶴蓀笑了一笑，然後右手用筷子，夾了幾絲菜，在嘴裏咀嚼着，左手端起酒杯子來，骨都喝了一口酒。笑着用筷子指着鶴蓀道：我和他的事，你不是明知故問嗎？曾

美雲一看他們這樣的玩笑，不免有點不高興，可是礙着面子又不便說什麼，只得望了大家傻笑。鶴蓀因爲李倩雲說的話，也是太露骨一點，便笑道：傻孩子，你喝醉了酒了嗎？李倩雲笑道：你別怪我，我是騎虎莫下。你想，我拿人家打衝鋒，已經說在前面了，到了我自己，我就不說，那還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其實我們也不過深進一層的朋友，談到愛人，你當着大衆，是不肯承認的。就是我在這席上面，也不敢硬說出來我和你有什麼關係。會美雲道：老五，你今天的酒，果然是喝多了，他們都拿你開心，你上了人家的當，還不知道嗎？李倩雲見鶴蓀和會美雲都有點不樂意的樣子，心想若繼續的向下說，一定會鬧得不歡而散，不如就借了這個機會轉圓，因笑道：可不是嗎？他們都拿我開心的，我不說了。回轉頭來，就向李瘦鶴笑道：老李，你怕嘍，不怕嘍，若是不怕，我們來划上幾拳，你看好不好？李瘦鶴也是醉心於李老五的，他特別的見邀，豈有不從之理？馬上點頭笑道：來來來！說着話時，左手捲着右手袖口，左手已是伸出拳頭來了。馬上七巧八馬，總算把剛才的話鋒，遮掩過去了，但是一開端，大家划起拳來，就鬧了個不休。會美雲看了李倩雲風頭出足了，却提議道：老五的酒量很好，拳也很好，能打個通關嗎？李倩雲道：你想灌醉我的酒嗎？會美雲道：並不是我要灌醉你的酒，不過我看你這樣興高彩烈，給你湊一湊趣，你若沒有那個胆量，你就不必嘗試了，好在你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給人家一冤就冤上了。你說我是冤你，就算是冤你，我也不去否認。李倩雲笑道：得！我就打一個通關。於是左手將右手的光胳膊擦了一擦，就向李瘦鶴笑道：來來來！這該先輪着你了。李倩雲究竟是一個女子，對於這種武劇化的猜拳，決不能像男子那樣有經驗，因之打到一半，就退回來，他又不服這口氣，非打通不可，只管向下打去，這樣一來，酒

第七十六回

就喝得可以了。只有半餐酒席的工夫，李倩雲兩臉喝得通紅，只管笑哈哈的高聲說話。只看耳朵根上帶的兩根耳墜子，只管搖擺不定，已經醉得可以了。鶴蓀看了有些不過意，就對他笑道：「你還鬧什麼？人家胡弄你，你不知道呢。我看有好幾拳，都是你贏了，人家手快，手指頭一伸一縮，就混過去了。你的拳實在好，人家不和你正正經經的划，也是枉然。說着向李瘦鶴丟了一個眼色。李瘦鶴一見會意，便笑道：「老五，他們大家都不忠厚，你不要來吧？李倩雲道：「是真的嗎？說着話，鼓了嘴，呼都呼都的呼出兩口氣。因見旁邊茶几上放有兩碟水果，便起身拿了一個大梨站在當地咬，恰好王幼春也起來拿烟捲，李倩雲就笑問他道：「你看我醉不醉？王幼春笑道：「醉不醉？問你自己，我怎樣知道呢？李倩雲笑道：「也許我喝得多一點了，臉上都發燒了，你摸摸我的臉，王幼春當了許多人，已經覺得不便伸手去摸人家的臉，況且李倩雲又說在了先，自己是偷看人家的，更不好摸人家，只得向他笑了一笑。李倩雲見他不好意思摸，就拿着他的手，用臉向前一伸，一直伸到王幼春懷裏，點起腳來，臉在王幼春臉上一貼，斜着眼睛問道：「你看發燒了不是？王幼春真不料他有這種直率，嚇得向後一退，李倩雲將嘴一撇道：「你瞧，他還害臊！鶴蓀皺了皺眉道：「他真是醉了讓他躺下罷。於是站起身來，兩手攙着他，向隔壁屋子裏，一張長椅上躺下，他倒是睡下了，鶴蓀待要走時，他一把將鶴蓀拉住，笑道：「你別走，咱們談談。鶴蓀坐在長椅的尾端，笑道：「你今天也鬧得夠瞧了，還打算鬧嗎？說到這裏，那面散了席，大家一窩蜂似的，擁到這邊屋子來。劉寶善笑道：「飯是吃過了，我們找一點什麼娛樂事情。李瘦鶴道：「打牌打牌。劉寶善道：「我們有這些個人，一棹牌如何容納得下？李瘦鶴道：「打撲克，推牌九，都成。劉寶善道：「娛樂的事情也多，為什麼一定要賭錢？讓會小姐開

了話匣子，我們跳舞罷。黃四如一見李倩雲和王幼春鬧得那樣熱鬧，心裏十二分不高興，可沒有法子勸止一句，只是臉上微笑，心中生悶氣，這時劉寶善提到跳舞，他不覺從人叢中跳了起來，拉着劉寶善的手道：這我倒贊成，我早就想學跳舞，總是沒有機會，今天有這些個教員，我應該學一學了。王金玉道：我也是個外行，我也學一學，那個教我呢？劉寶善用手指着鼻子尖，笑道：我來教你，怎麼樣呢？王金玉笑道：胡說！劉寶善道：你才胡說呢。跳舞這件事，總是男女配對的，你就不讓爺們教，你將來學會了，難道不和爺們在一處跳嗎？你要是不樂意挨着爺們，乾脆，你就別學跳舞，王金玉道：我也不想和別人跳，我只學會了就得了。劉寶善道：那更是廢話，不想和人家跳，學會了有什麼意思。會美雲道：不要鬧，你先讓他看看，隨後他就明白了。於是指揮着僕役們，將屋子中間棹椅搬開。話匣子也就放在這屋子裏的，立刻開了機器，就唱了起來。只在這時，烏二小姐嚶了進來，連說來遲了，來遲了。鶴蓀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呢？可真不早哇。烏二小姐還不會答覆這問題，趙孟元迎着上前，將他一摟，笑道：咱們一對兒罷。說着，先就跳舞起來，其餘會美雲和鶴蓀一對，劉寶善和花玉仙一對，王幼春和李倩雲一對。王幼春不會想到和李倩雲一對跳舞的，只因站在沙發椅的頭邊，李倩雲一聽到跳舞音樂，馬上站立起來，他看見王幼春站着發楞，笑道：來呀。面對王幼春而立，兩手就是一伸。王幼春到了這時，也就莫明其妙的和他環抱起來。環抱之後，這才覺得有言語不可形容的愉快，王金玉和黃四如站在一邊，都只是含着微笑。會美雲這個話匣子，是用電氣的，放下一張片子，開了電門，機器自己會翻面，會換片，所以他開始跳舞之後，音樂老沒有完，他們也就不打算休息。還是會美雲轉到話匣子邊，將電門一關，然後大家才休息。劉寶善走過

來問黃四如道：你看，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嗎？值得你那樣大驚小怪。黃四如看他們態度如常，也就只對他們微笑點點頭。劉寶善道：你若願意來的話，我就叫王二爺來教你。李倩雲道：王二爺的步法很好，讓他教你罷。王幼春見人家當面介紹了，自然是推辭不得，也就只是向着大家微笑。又休息了一會，話匣子開了起來，便二次跳舞。黃四如雖是有點不好意思，但是看着有人爲之在先了，也就不十分害臊，王幼春道：你一點都不懂嗎？黃四如抿着嘴唇，點了點頭。王幼春笑道：你這個菜菇，我告訴你一個死訣竅，你既是不會跳，你就什麼也不用管，只管身子跟着我轉，脚步跟我移。黃四如笑着，點了點頭。於是王幼春將他環抱着，混在人叢中跳。黃四如剛才在一邊，仔細看了那末久，已經有些心得，現王幼春又教他不要作主，只管跟了跑，當然還不至於十分大錯。王幼春原是不大歡喜黃四如的，這個時候，手環抱着他的腰，他的手在肩上半搭過來，肌膚上的觸覺，有兩個消息告訴心靈，便是異樣的柔軟與溫暖，加上一陣陣的粉香，儘管向人鼻子裏送來，人是感情動物，總不能無動於衷，因之經過一回跳舞之後，王幼春也就和黃四如坐在一張沙發上同喝茶。笑問道：你覺得有趣沒有趣？黃四如道：當然有趣，若是沒有趣，那有許多學跳舞呢？王幼春道：你吃力不吃力？說着，伸了手摸黃四如的胳膊，覺得有些汗涔涔的。黃四如因輕輕的用腳碰着他的腿道：這一會子你不討厭我嗎？王幼春覺得他這話怪可憐的，不由得哈哈笑起來。因道：你這話可得說清楚，我什麼時候，又討厭你了？黃四如是明明有話可答的，他想着是不答覆出來的好，便笑道：只要這樣就好哇！我還不樂意嗎？說時握了王幼春的手，望了他一眼，輕輕的這：明天到我家裏去玩，好不好？王幼春笑着，點了點頭。黃四如拉住他的手，將身子扭了兩扭，哼着道：我不！你要說明

你究竟去不去？我不，你非說明不可。王幼春笑道：去是去的，不知道是預備什麼送你？黃四如正色道：那樣你就是多心了。難道說我要到你家裏去，我是敲你竹槓嗎？王幼春道：不是那樣說。因為我初次到你府上去，就這樣人事一點沒有，似乎不大好看似的，黃四如道：你真老媽媽經了，怎麼還要帶東西，才好到人來裏去呢。若是二爺要一點面子的話，給我們老媽子三塊五塊的，那就很好了。只要交情好，還在乎東西嗎？呦！這話我可說得太親熱一點。說着，掏了手絹，掩住嘴笑。王幼春喝的酒，這時慢慢的有點發作了，精神興奮起來，不覺得有什麼倦容，就只管和黃四如談話。偶然感到口渴了，站起來要倒一杯茶喝，四週一看，這屋子裏只剩電光燦爛，那些坐客，全不知道那裏去了。因笑道：我聽說他們要到前面打牌去，也沒有留神，怎麼就去了？黃四如將右手中間三指捏着，將大拇指小拇伸出來，大拇指放在嘴上一比道：是這個吧？王幼春道：不能吧？他們都沒有癮的，除非借此鬧着玩兩口。我瞧瞧去。於是悄悄的掀開左邊的幃幔，只見裏面點了兩盞綠電燈，並不見人，由這屋拐過去，便是曾美雲的內室了。走進去，聽到隱隱有笑聲，好像是曾美雲說：把客送到這裏再說罷。王幼春便退出來了。右邊是剛吃酒的地方，拐過去是東廂房。果然有鴉片氣味，却是劉寶善橫在一張小銅床上吸烟，王金玉陪着。王幼春道：一會子功夫，人都那裏去了？劉寶善道：他們說是打撲克去了。大概在前院罷。他們的意思，是怕吵了主人翁。王幼春走回來，叫着黃四如道：小黃，他們打撲克去了，我們也去加入。黃四如却沒有答應，縮了腳，側着身子睡在沙發上。王幼春道：別睡着呀，仔細受了凍。黃四如伸了一個懶腰，朦朧着兩眼慢慢的道，好二爺，什麼時候了，我真倦，你有車子嗎？請你送我回家去。說畢，又閉上眼睡了。王幼春推了他幾推，他還是睡

着。沒有法子，一個人只好坐着陪了他。靜靜悄悄的，過了一會子。黃四如坐起來，手撫着鬢髮道：呀！電燈滅多久了，窗子上怎麼是白的，天亮了吧？王幼春將窗紗揭開，隔玻璃向外張望，因笑道：可不是天亮了嗎？春天的夜裏，何以這麼短？混了一下子，天就亮了！黃四如笑道：現在，你該送我回家了吧？還有什麼可說的。王幼春道：這個時候天剛亮，誰開門，索興等一會子罷。黃四如笑道：真是糟心，回又回去不得，睡又沒有地方睡。王幼春道：你在那沙發上躺着罷，我到別的地方，找個地方打個盹兒。黃四如果然在沙發上睡了，王幼春却轉到燒鴉片那間屋子裏去，只見烟盤子依然放在床中間，劉寶善却和王金玉隔着燈盤子睡了，再轉到前面，只見那小客廳裏，棹子斜擺着，上面鋪了厚絨墊，散放了一桌的撲克牌，和紅綠籌碼子，還有一張五元的鈔票。王幼春自言自語的道：這也不知是誰的錢太多了，檢了起來，向褲子袋裏一塞。屋子裏並沒有人，李倩雲李瘦鶴鳥二小姐，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這時候也不便去叫聽差的，還是回到上房，就在一張小沙發上坐下，把兩隻腳抬起來，放在別張沙發上，這也可以算是躺下，就睡下了。及至醒來，已是十二點鐘了，有人搖着他的肩膀道：你這樣睡着，不受累嗎？抬頭一看，却是鶴蓀。王幼春將兩隻腳慢慢的放下來，用手搥着腿道：真痠真痠。鶴蓀道：既然痠，為什麼還睡得很香哩？王幼春道：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晚晌實在鬧得太厲害，倦極了，所以坐下來就睡着。會美雲也在身後站着了，笑着，向王幼春道：這樣鬧，可是可一而不可再呀。王幼春笑道：要鬧也是大家鬧，不是我一個人呀。王金玉搭着花玉仙的肩膀，走進了屋來，笑着對黃四如道：小黃睡夠了沒有，我們該走了。黃四如在裏面屋子裏，理着頭髮，和會美雲深深的道了一聲謝，然後走了。其餘男客女客，也各有事，各自告辭，惟有鶴蓀本人

，曾美雲要留着吃了午飯再走。鶴蓀因鬧了一夜，總還沒有睡得好，在這裏能休息一會兒，也是好的，因此就表示可以吃午飯，又是兩點鐘才開出來，吃過了午飯，天就快黃昏的時候了，鶴蓀想起有幾件事，要辦一辦，又到別處混了一混，並沒有回家。到了晚上八點鐘，電話約了曾美雲在中外飯店吃飯，帶着跳舞，算是對於昨晚的宴會，小小回席。到了九點鐘的時候，只見飯店裏的西崽，引着金榮一直到舞廳裏來。鶴蓀見金榮的顏色，有些不對，連忙在跳舞場出來，將金榮拉到一邊，輕輕的問道：家裏有什麼事嗎？是二奶奶找我嗎？金榮滿面愁容的道：不是的，總理喝醉了酒，身體有些不舒服。恰好幾位少爺都不在家，我們這個忙，不用說，到處找人。鶴蓀道：喝醉了酒，也不妨事，你們大驚小怪的作什麼？金榮道：不是光喝醉了，而且摔了一跤人……是不大好，找了好幾個大夫在家裏瞧。二爺，你趕快回家去罷，現在家裏是亂極了。鶴蓀聽了這話。心裏也卜通一跳，連問怎樣了？一面說話，一面就向外走。連儲衣室的帽子，都忘了去拿，走出飯店門，才想起沒有坐車來。看看門口停的汽車號碼，倒有好幾輛，是熟朋友的汽車，將裏面睡的汽車夫叫醒，說明借車一用，也不讓人家通知主人，坐上去就逼着他開車。到了家門口，已經停了七八輛車在那裏，還有一兩輛車上畫了紅十字。鶴蓀一跳下車，進了大門，遇到一個聽差，便問總理怎麼樣了？聽差說已經好些。鶴蓀一顆亂蹦的心，才定了一定。往日門房裏面，那些聽差們總是紛紛議論不休，這時却靜悄悄的一點聲息沒有。鶴蓀一直向上房裏走，走到金銓臥室那院子裏，只見唧唧喳喳，屋子裏有些人說話，同時也有一股藥氣味，送到人鼻子裏。鳳舉背了兩手，在走廊上走來走去，儘管低了頭，沒有看到人來了似的。燕西却從屋子裏跑出來，却又跑進去。隔了玻璃窗子，只見裏面人影搖搖，似乎

有好些人都擠在屋子裏。鶴蓀走到鳳舉面前，鳳舉一抬頭，皺了眉道：「你在那裏來？鶴蓀道：我因為衙門裏有幾件公事辦晚了，出得衙門來，偏偏又遇到幾個同事的拉了去吃小館子，所以遲到這個時候回來。父親究竟是什麼病？鳳舉道：我也是有幾個應酬，家裏用電話把我找回來的。好端端的，誰料到會出這樣一件事呢？鶴蓀才知道老大也犯了自己一樣的毛病，是並不知道父親如何得病的。只得悶在肚裏，慢吞吞的走進金銓臥室裏去。原來金銓最近有幾件政治上的新政策要施行，特約了幾個親信的總長，和銀行界幾個人在家裏晚宴。本請的是七點鐘，因為他的位分高，作官的人也不敢擺他的官派，到了六點半鐘，客就到齊了。金銓先就發起道：今天客都齊了，總算賞光，時間很早。我們這就入席，吃完飯之後，我們找一點餘興，好不好？大家都說好，陪總理打四圈。金銓笑道：不打就不打，四圈我是不過癮，至少是十六圈。說畢，哈哈大笑。聽差們一聽要賭錢，爲了多一牌，多一分頭子的關係，馬上就開席。格外陪襯得莊重起來。賓主入席之後，首席坐的是五國銀行的華經理江洋，他是一個大個兒，酒量最好。二席坐的是美洲鐵路公司華代表韓堅，也是個酒罍子。金銓旁邊坐的財政趙總長，便笑道：今天有兩位海量的佳賓，總理一定預備了好酒。金銓笑道：好不見得好，但也難得的。於是叫拿酒來。大家聽說有酒，不管嘗未嘗，就都贊了一聲好。金銓笑道：諸位且不要先說好，究竟好不好？我還沒有一點把握。便回頭問聽差道：酒取來了沒有？聽差說取來了。金銓將手摸了一摸鬍子笑道：當面開封吧？縱然味不好，也讓大家知道我決不是冤人。說着，於是三四個聽差，七手八脚的扛了一罍酒來。那罍子用泥封了口，看那泥色，轉着黑色，果然不是兩三年的東西了。金銓道：不瞞諸位說，我是不喝酒，要喝呢，就是陳紹，我家裏也有個地窖子，裏面